



上党之战

寒 风

.5

上 党 之 战
寒 风

*

责任编辑：李锐夫

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（太原并州路七号）
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

*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印张：7.75 字数：168千字

1982年10月第1版 1982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74,000册

*

书号：10088·754 定价：0.73 元



* 1 *

所有的电台都开动了，报务人员挥汗如雨，夜以继日地工作着。马达声响彻清漳河谷，太行山上空充满了飞驰的电波。每一组电波都挟带着紧急情况，敌情、我情、战报、命令、指示、请示、报告。从冀鲁豫；从晋南、晋中；从豫北；从平汉线、陇海线、同蒲线、正太线，汇集到太行山中的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里来。

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，苏联政府对日宣战，出兵东北，迅速击溃日军精锐部队——关东军。八月十日，日本政府被迫发出乞降照会。八月十一日，延安八路军总部朱德总司令发布命令，命令解放区抗日武装部队，配合盟国统一行动，向一切敌占交通要道，展开积极的进攻，迫使日、伪军放下武器。我军

已经全部投入战斗。

作战科长张华，拿着各方汇集来的电报，匆匆走进作战室，到北墙跟前拉动一根悬着的绳索，布幔徐徐移动，向后面退去。背后出现了盖满整面墙壁的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；地图上出现星罗棋布的城镇，密密的挤满图纸的冀鲁豫大平原。一条铁路纵贯南北，通过人口稠密的富庶地区。铁路以西，开始出现稀疏的标高线，标高线越往西越密，几乎盖满图纸，使图纸变成黑色密纹。这时，显出黑压压的一条宽厚的山脉，像凌空而起、张牙舞爪的巨龙，盘踞在河北、山西两省之间，雄踞黄河北岸，这就是八年抗日战争、使日寇胆颤心惊的太行山。布幔又从巨龙身边缓缓西移，地图上出现另一种情景，标高线又稀疏起来，表明地势由陡峻变得平缓，从奇峰突起变成低矮的黄土丘陵；接着，又出现了稠密的城镇和村落，道路四通八达，河流纵横交错，形成一块小小的盆地，这就是上党十九县的中心。盆地的西缘是太岳山，山势陡然耸起，和东面太行山遥遥相望，形成东西对峙，成为上党地区的西部屏障。同蒲铁路，从潼关对岸风陵渡开始，穿过晋南三角洲，沿着中条山脉北麓东伸，到晋南重镇运城折向东北，傍着太岳山脚下的汾河河谷，穿行直奔晋中腹地，到榆次与正太路相接。至此，地图上呈现出夹在平汉、同蒲、正太和陇海中间的晋冀鲁豫军区的全部幅员和上党山区的形势。

张华把我军攻克的地方都用红笔标出记号，上党盆地以长治城为中心的长子、屯留、襄垣、潞城、壶关六城；又标出代表敌方的蓝色标记。明显地看出，我军展开的攻势已经迫近平汉、陇海、正太、焦作铁路，威胁开封、郑州、新乡、安阳。从

石家庄以南的元氏，到武安段的平汉路，已被切断。西侧我军逼近晋中平遥、介休；豫北已大部被我收复。只是阎锡山和日寇勾结，抢占上党六城，楔入我晋东南根据地腹心。而蒋介石正向开封、郑州集结大军，企图打通平汉路。胡宗南三个军已经受命北进，三个军集中晋南风陵渡和茅津渡，开始北渡黄河。

作战处长梁近，气汹汹地走进来说：“岂有此理，耍两面派！蒋介石一面邀请我党派代表到重庆去和平谈判；同时又下令进兵。”说着，他展开一张纸读起来：“这是蒋介石批准的受降名单。你听着，胡宗南接收洛阳；阎锡山这个老汉奸，被蒋介石任命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，接受山西日军的投降；顾祝同接收浙江和福建；王耀武接收湖南；刘峙接收开封、郑州、新乡、安阳和襄樊；李品仙接收安庆和徐州；汤恩伯接收南京和上海；孙连仲接收北平、天津、保定、石家庄；傅作义接收绥远和察哈尔。唯独没有我们总司令朱德的名字。”他把纸抖得哗哗的响。

张华从矮凳上跳下来，看都不看一眼，只是用眼盯着地图说：“这不是一张受降名单，这是下的战书；这是大规模内战的开始。内战已经打起来了，阎锡山抢占了上党六城，”他用蓝铅笔标出胡宗南军队向黄河以北推进的位置说：“你看，胡宗南军队已经从风陵渡、茅津渡北渡黄河了。”他又走到地图东侧，指着郑州一带说：“孙连仲的七个军，得到命令向郑州结集，暴风雨就要到来了。因为日本人投降，美帝国主义、蒋介石和日本的矛盾已经解决，矛头很自然是对着我们，对着解放区，对着翻了身的中国老百姓。应当给刘、邓首长发报，催他们赶快回来。”

梁近说：“我们已经同意派代表去重庆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。和平，人心所向，大势所趋……。”

张华说：“你去向蒋介石谈‘人心所向’吧，蒋介石是迫不及待地想把中国人民投入内战的火坑，把血雨腥风洒向那些幻想和平的人的头上，等不了多久了！”

梁近说：“顺便通知你，你去东阳关接刘、邓首长。”

2

蒋介石在重庆黄山官邸，昂视阔步地走着，颇有得意舒心之感。日本投降了，波斯坦会议之后，他成为中、苏、英、美四大强国之一的大国“统帅”。手边有几百万军队，又有日本投降后丢下的、足以装备一百万军队的全部物资。美国总统杜鲁门的态度是鲜明的，决不支持中国共产党。目前，日本军队在为他守着地盘。等待他的“国军”到达后受降。魏德迈正在为他组织大规模的海运和空运，从越南的海防把他的军队调到内战前线——山海关。这一次他要完成他十年前在江西想完成而未能完成的事业——彻底消灭共产党和他的军队。在这八年里，共产党几乎控制了日本占领区的全部地盘，所以他们肆无忌惮了，要求合法

权利，要求平起平坐，组织什么‘联合政府’。他想：“我要在三个月到六个月内，把共产党、八路军、新四军消灭干净。”

何应钦走来，敬礼，立正站在蒋介石面前。这个一贯拥蒋反共的干将，衣冠整齐，毕恭毕敬。今天来谒见最高统帅实在有点儿不大好受，特别是重庆的八月天，气温像火炉子一样。他脑门上的汗水直往下流，衣服也湿透了。他显得有些紧张，不知道会遭到什么训斥；也不知道蒋介石对他又有什么指示。给他安了个上将“总司令”的职务，可是什么令也司不了，一切唯蒋介石的令是听；要想在蒋介石手下得到重用，只有俯首贴耳而已。

何应钦报告：“总裁！开封、郑州告急。”

蒋介石一听，瞪大了眼睛：“谁的部队？”

何应钦说：“刘伯承的。”

蒋介石指着何应钦的脸说：“以你的名义给冈村宁次发报，告诉他：‘在国军未到达之前，日军应负责有效的防御。如果落到共军手里，日军应负责收回。’”说罢，他走到地图跟前，指着太行山说：“刘伯承目前不在太行山？”

这一下把何应钦问愣了。他怎么也没想到蒋会问他这个问题。何应钦迟疑了一下说：“共产党七次代表大会上，有刘伯承的名字，估计现在可能还在延安。”他肯定了蒋介石的猜测。

蒋介石说：“阎锡山乘机占领了上党。好！”

何应钦说：“上党是战略要地，华北的门户。截至今天（八月五日），史泽波已经控制了六座县城。问题是是否能控制得住，刘伯承绝不会让阎百川轻易得手；特别是上党是战略

要地，军家必争之地。当年红军陷入安顺场……”

蒋介石脑子里立刻出现安顺场的情景：当他得知红军渡过了金沙江时，他并不吃惊。他知道红军走的是当年太平天国名将石达开的路线，那是一条绝路。他电令川军严密把守安顺场，配以重兵；命令下达之后，蒋介石自信刘伯承将成为第二个石达开，红军将会全军覆没。不料刘伯承早已亲自带先遣团，以少数兵力袭占了安顺场。尔后红军急速夹江北进，夺取了泸定桥。当时川军一个营守安顺场，对岸还驻有川军一个团；泸定桥驻有川军三个骨干团；下游还有杨森的两个团。除此以外，还有大队人马，星夜兼程赶往泸定桥，进行追歼。可是刘伯承奇袭安顺场。飞夺泸定桥，把红军带出了死地。当时，蒋介石听到消息后，气急败坏，暴跳如雷，把他的将领们臭骂了一顿。从那时起，刘伯承的名字像石刻似的刻在蒋介石的心上。今天提起来，他还有些胆战心惊。太行山矗立在黄河北岸，从南面望去，像一座高不可攀的堡垒，钳制着平汉和同蒲两条战略铁路，蒋介石要费一番周折，才能把他的军队由陆路源源开赴华北。他向何应钦下命令：“督促孙连仲，尽快的集结兵力。命令三十军、二十七军、四十军、三十二军、新八军、三十八军、八十五军向开封、郑州、新乡开进。命令胡宗南，迅速北渡黄河，沿同蒲路向北推进。目前，陈赓主力部队摆在平遥、介休一带，乘共产党主要将领尚在延安之际，我已向延安发了第三次邀请，让毛泽东来重庆和我谈判。你要加紧行动，不得贻误战机。同蒲、平汉、津蒲三路，齐头并进；再加上海运和空运，可以调动八十万万人作战。”他盯住何应钦，生怕对方不了解当前形势、不理解他的意图似的。接着，蒋介石

又说：“阎百川占领，上党是给刘伯承一个有力的箝制。命令阎百川：坚守上党。自古那里就是兵家必争之地；上党丢失，河北不保，反而会进一步威胁中原。通知阎百川，我将五路进兵。”蒋介石又挥着右手，狠狠地警告他的陆军总司令说：“不能给共产党以喘息之机。姑息养奸，后患无穷。大军压境，抢占战略要地和交通要道。眼前正是党国关键时刻，国际、国内都于我有利。日本兵现在帮我们看守地盘。给长治发报，嘉奖史泽波。”

3

长治城。史泽波在原先日本旅团长元泉福的司令部里，又开始了日常工作。地图也接收下来，悬挂在那里。

史泽波威风凛凛，不可一世，带着他的参谋长崔杰和他的嫡系三十七师师长杨文彩，以及文武官员登上长治城头，他戎装齐楚，趾高气扬，一副十足骄矜之态。他由十九军军长升为集团军副总司令，带五师人马，横贯太岳区一百二十公里，挺进上党，以举足之力占领了上党六城战略要地。太原和重庆的电报相继拍来，嘉奖鼓励不一而足；可见蒋总司令和阎长官的重视，取得这些战略要地是非同寻常的。今天在下属面前，在士兵面前，怎么不令人感到骄傲！阎司令长官对上党，一直梦寐以求，过去几经周折，都未能如愿以偿；而他史泽波，只以一万七千之

众，便……，他举起望远镜，东望壶关，西望长子，北望屯留、襄垣。长治城座落在上党盆地中心，古称‘上党雄城’，过去被日军经营多年，已经成为永久性的设防城市，又储存有大量的粮食和弹药，以此对付共军的简陋装备，是绰绰有余的。

今天，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三日，是史泽波到达上党的第三天，三天之中，连得六城，共军望风而逃。他给太原发了电报，阎锡山高兴得在太原举行盛筵，为史泽波频频举杯。为得到上党，司令长官的手激动得颤抖，把酒都泼溅出来，喜泪直流，并立即给史泽波发了电报，说史是他的“干城”。史泽波感到极为高兴。

八月二十三日，日军元泉福旅团长和他握别，把全旅团撤到沁州，史泽波心里凉了半截，他开始体会到“孤军深入”的滋味。他环视了四围的形势，不得不开始为自己打算。向参谋长崔杰说：“我们晋军一向以‘守’闻名于天下，这点也正是共军的短处。刘伯承所以采用‘围城打援’歼其援者，诱使我于野外作战，是因为他们武器低劣，装备差，弹药缺，我们不去上当。固守坚城，敌人久攻不克，他会不支溃退；何况日本政府投降，日本兵归了我们，美国兵又来大力帮忙，我们何畏之有！”

正说着，一架飞机擦着太岳山出现在西面天际，开始时像一只小鸟，很快张大起来，照直向长治上空飞来。这是一架美国飞机，因为对日作战，驻延安的美军联络组在太行山设有一个气象情报联络站，在东阳关前修了一个简易的降落场，有一架专用机来回联络。

史泽波仰起脸来望着，飞机正从他头顶上飞过，发出强烈的马达声，带动一股强风卷过长治城。

4

飞机上坐着刘伯承司令员、邓小平政委和纵队司令员们，他们从延安返回太行山。

刘伯承司令员神态安祥，坐在邓小平政委的旁边，很少言语，象在思索着什么。党的七次代表大会的召开为的是打败日本侵略者，建设和平、民主、自由、统一的新中国，防止内战。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已经投降，而内战很快就要打起来……。当飞机飞临上党上空时，他稍稍地倾斜了一下身子，通过舷窗向外瞭望，观察上党地区的山川形势。这里是古战场，从古到今，都是兵家必争之地。从几千公尺的高空上鸟瞰大地，一览无余。

太行山，千峰万壑，郁郁苍苍，气势雄伟，巍然壮观。有

一座平地突起、直触云天的山城，这就是“上党”。上党盆地的高度，相当泰山的绝顶，明显地看出，大地在这里垂直上升几千公尺，形成华北高原，隆起的岩石崩裂，经过亿万年的雨水切削、冲刷、风化，形成一排排奇峰和一道道深不见天的峡谷；陡壁嶙岩，宛如刀山剑林。上党，东有太行，西有太岳，南有中条山，众山环抱，地势高峻，上与天齐，处于河北，山西、河南三省之交，像一座森严的壁垒，屹立于黄河北岸，形成华北的前沿阵地。抗战初期，蒋介石在这里摆了几十万大军，企图控制上党。日本人发动了中条山战役，打得蒋介石溃不成军，退到黄河南岸；阎锡山几次跃跃欲试，想夺取上党，都没有得逞。这次乘我太岳主力北上之机，袭取了上党，到今天八月二十五日止，史泽波占领以长治为中心的六座县城。

飞机正飞临长治上空。

长治城就在人们眼下，长治是一座巍峨的城市，像一头黄色的巨牛，卧在上党盆地中心，地势突兀，高出于四围的平地。城墙高大宽厚，碉堡林立，城墙上的火力可以控制城外的开阔地。

城外的新土被掘开，显然史泽波在加修工事。蚂蚁似的小人在黄土里爬上爬下的活动着，史泽波意图固守。

城墙上有一簇人群，笔直地站在那里，像是观察地形。

刘司令员感慨万端，向身边的政治委员说：“日本法西斯，穷兵黩武，侵略杀伐，结果一败涂地。希特勒完了，莫索里尼完了，集大权于一身的人都是这个下场。利欲薰心、一意孤行、自以为是的蒋介石，也想步他们的后尘。”

邓小平政委说：“一九三七年，我们师以不足一万之众，

开赴华北前线，日本人没有奈何我们。蒋介石如果发动内战，我们将奉陪到底，绝不中途退席。”

刘司令员说：“阎锡山已抢先了一步。”

邓政委说：“先发制人，未必主动。”

刘司令员说：“他打第一枪，我们打第二枪。”他招手让陈赓司令员坐到他的跟前。

因为飞机飞临长治上空，陈赓用望远镜看到史泽波那一伙在城墙上站着，气得脸都红了，大骂史泽波‘娘卖皮’。

刘司令员和邓政委交换了一下眼色，向走过来的陈赓说：“把你的队伍从平遥调过来，你能抽出多少兵？”

陈赓司令员明白了：“要我们出多少？”

刘司令员说：“太行，太岳，冀南，每家出一个纵队。”他望着对方。

陈赓想了一下说：“抽三八六旅，决一旅，这两个主力旅。”

邓小平政委听了点点头说：“这两个旅可以胜任。”

刘伯承司令员说：“准备打大仗就得练兵，用阎锡山当磨刀石。蒋介石的决心是定了的，美国的决心也是定了的。我们是不愿意打的，但是我们的决心也是定了的，‘针锋相对，寸土必争’。你打我也打；你谈我也谈。人民争来的东西，我们无权拱手送人，先把脚下这块石头搬开，不然它会妨碍我们的手脚。”

陈赓说：“我同意。胡宗南怎么办？”

刘伯承司令员想了一下说：“胡宗南兵力集中，对党中央、对延安是最大的威胁。让他过来一部份，可以减轻我陕甘宁的压力。上党是必争之地，必定要争。”

5

飞机在东阳关上空盘旋一周，最后对准跑道俯冲下来，西侧的山峦急剧地高升，闪电似地向舷窗后面划去。飞机猛烈的震动了一下，轮子着陆了，飞机后面扬起一股股飞尘。

飞机停稳，刘伯承司令员微笑着从舷梯上走下来。

作战处长梁近，科长张华迎上来。

刘伯承司令员使劲地和他们握手。

张华说：“司令员辛苦了。”

刘司令员说：“你们辛苦了。我有什么辛苦，在延安等于躲了两年自在。这两年的艰苦你们是身有体会的。”

刘司令员遏止不住兴奋之情，看着两侧的山峦和一切熟悉